

精神不能只躺在物质的床榻上

◎ 程 庸

“为什么，精神只能在物质的床榻上入睡？”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这句诗的指向，十分切合当今世界的现状。诗人不满眼下物欲昌炽、追名逐利的现实，而古老的精神世界只能被这股现状捆绑。

在阿多尼斯看来，人们总是过多沉湎于物欲、名利欲、权力欲，迎合媚俗的世相，热衷与之为伍，最终会淡化精神独立与精神反思。这已形成了生存环境，并成了无形的枷锁，套在人们的身上。如此这般，还能有什么自由与创造力？有些写作者，一方面在谈论自由，一方面又不觉地习惯于各类禁锢。“他谈论着翅膀/可他的话语里/只有枷锁”。整个身心已经被这些物欲与媚俗所控制，浑浑噩噩，懵懂不觉。诗人认为，现实世界被物欲媚俗困扰，严重到难以想象，那些原本应该明亮的事物也都长出了锈斑，最终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还得靠自由。“宇宙生了锈斑/唯有自由才能把它擦亮”。然而，诗人似乎又时常失望，怀疑自由是否有此能耐，真的能使人有所期待？在他的诗歌里，字里行间，总是充满了这类困惑与担忧，有时索性直抒胸臆，面对精神与自由被物欲横流的世道抛在一边，面对家园被暴力笼罩而麻木不冷的现状，他频频责问别人，也责问自己“你怎么默不作声？！”

只是责问，只是诗文，再铿锵有力，也不会有立马获得自由的功效，想通过诗歌来改变现实，来抵挡炸药，显然是痴人说梦。但诗歌能提供一种可能，像绘画、音乐、小

说等艺术一样，贡献精神上明亮的愉悦，也可提供一篇警醒的箴言，哪怕这愉悦这警醒稍纵即逝，流星一般，但终究照亮过，警醒过。诗人这样说，“太阳不能把你照亮/一支蜡烛却能照亮”。蜡烛，在强光下、在白天里显得微不足道，但在黑夜，如同阳光灼照。这也是作家关注现实、精神独立的价值。

文学关注了现实的经验，才显示了发展的意义。比如汉语诗歌的代表李白杜甫白居易，早已成经典，闻名于世界。但他们再伟大，不可能从他们的诗歌文本中捕捉当下经验，这就需要今天的写作者来面对。写作必须具有当下性，必须对现实世界持有一种批评的精神。一个毫无现实批评经验的文本，只如影随形跟着唐宋诗人、跟着英美现代派作家，成为他们的翻版，于今有多少贡献？如此写作，要么是创作力不足，要么是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当然，一个诗人有权利消隐现实之外，但仅仅是因为不敢直面当下，仅仅去做一个物欲享受的隐士，又有多少价值？诗人应该正视现实并作出回答，像阿多尼斯一样。无论是批评现实的丑恶、还是颂扬现实的善美，都是鲜活的经验，都是当下写作的反映。

阿多尼斯作为一个现代派诗人，也完全可以回避面临的矛盾，只沉醉在修辞与技巧游戏的快乐中。还可以拉起山头，搞个流派，相互吹捧，其乐融融。正如眼下不少诗人，玩诗歌玩技巧玩诗群，抬高修辞写作，对那些抒情的、充满情怀与反思的诗歌不屑一顾，并认为

这些写法过时了，应该以零度的语言来描述这个世界。在他们的诗歌里感觉不到现实世界的疼痛，追求一种无关乎世人喜怒哀乐的冷诗歌。在精神堕落面前保持沉默，显然背离了一个诗人的根本。阿多尼斯以警世、嘲讽与反思的诗歌面世，虽然时时树敌，到处碰壁，但他没有退却，而是迎风向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爱着的这一片生他育他的土地，如今面临了灾难：风，自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方向吹来/没有花粉，没有植物/苦涩的果实犹如沙子/飘在时间的树上/风，是空间的血……

诗人的出生地叙利亚，眼下正遭遇了战争、暴力与分裂，作为一个有良知、有自觉的诗人自然要关注这个现实，他的诗章里面弹跳出反思这些现状的诗句，其实是一个诗人的本能。然而，反思者不容易受到欢迎，时常会被看做异类，时常会被踢出人群。阿多尼斯的作品长期被冷遇，时常生活在黑夜里，但作为一个斗士，他显得很达观，“我要看夜晚如何靠在月光的背上入眠”，“诗人最好的坟墓/是他词语的天空”。当然达观之后，仍然横刀立马，现出一个斗士，我行我素，激情高唱：“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阿多尼斯索性以“精神上的流放者”自居，通过他的诗歌，我们可以窥探阿拉伯社会的现状，了解他为国家蒙受苦难而产生的伤怀。虽然时时面临孤独，但阿多尼斯坦言，他会继续勇敢向前，孤独于他，是一座精神花园。正由于他长久坚持独立的精神



判断，不满足于苟安的物质环境，呼唤被压迫的人们争取自由的生活，呼唤反对战争反对暴力。

他的诗歌也因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名声越出了国界，被称作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的阿拉伯最杰出诗人。

阿多尼斯所描写的，不是世界的全部，然而，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追逐物欲而忽略精神的现状，醉享于个人的享受忘了现实的苦难，是他反思与忧虑的理由，也表现了诗人的自觉。反思，是一个诗人的宿命，诗人的词汇里除了有鲜花，更有预言与警醒。这个世界离和平盛世还有很多路要走，即使有朝一日和谐完美的世界来临，没有压迫、没有贫困、没有战争与暴力，世界万般万民同庆、和平共处，诗人仍然会自觉地用他特殊的词汇预示，倾听万花锦簇的背后，树叶掉落的声音。

新书推荐

《未来简史》(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进入 21 世纪后,曾经长期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瘟疫、饥荒和战争已经被攻克, 智人面临着新的待办议题:永生不老、幸福快乐和成为具有“神性”的人类。在解决这些新问题的过程中, 科学技术的发展将颠覆我们很多当下认为无需佐证的“常识”, 比如人文主义所推崇的自由意志将面临严峻挑战, 机器将会代替人类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更重要的, 当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日益成熟, 人类将从进化到智人以来最大的一次改变, 绝大部分人将沦为“无价值的群体”, 只有少部分人能进化成特质发生改变的“神人”。未来, 人类将面临着三大问题: 生物本身就是算法, 生命是不断处理数据的过程; 意识与智能的分离; 拥有大数据积累的外部环境将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如何看待这三大问题, 以及如何采取应对措施, 将直接影响着人类未来的发展。

《醉文明》马未都 著,中信集团出版

“醉文明”系列是马未都先生历时七年连续推出的收藏文化普及读本, 采用寓教于乐的形式, 生动讲述了这些历史宝物背后的传奇故事, 让人深切体味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在马先生的讲述中, 历史仿佛离我们很近, 触手可及的细节和穿越时空的质感, 让人畅快淋漓、意犹未尽。

《齐默尔曼电报》(美)芭芭拉·塔奇曼著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齐默尔曼电报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桥段。1917年, 协约国与同盟国苦战日长, 双方都损失巨大, 所得甚寡。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唯一的希望就是仍然保持中立的美国能尽快加入战局, 而德国所患也正在于此。于是, 德国外交大臣阿图尔·齐默尔曼向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发去密电, 令其以美国南部领土诱墨西哥入盟, 以便拖延美国向欧洲派兵。不巧, 此密电为英国海军情报局第 40 号办公室所截获破译。一道重量级的选择题摆在了英国海军情报总监威廉·雷金纳德·霍尔少将面前, 如何利用这条电报将美国拉入战团, 以解燃眉之急呢? 普利策奖两度获得者、著名历史作家芭芭拉·W·塔奇曼成名作之一。她以短小的篇幅、精湛的文笔描绘了世界大战背后的谍报事件与外交权谋, 把一个已知结果的历史事件描绘得疑云丛生, 堪为非虚构历史写作的范本。

《音乐神童加工厂》(波兰)伊莎贝拉·瓦格纳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描述了从神童到大师这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路。这些琴童得有名师。名师有学派和师承。小提琴演奏家中有俄罗斯学派、东欧学派、西欧学派。 家长的“野心”也能决定琴童能走多远。好的家长能够帮孩子找到伯乐, 并在家里形成音乐文化, 让孩子得到滋养。培养一个音乐大师, 起码也要三代。此书让人反思广义的专才如何形成。

张忌：破解日常的无聊

◎ 李伟长

红尘内外皆日常，入世谋前途，出世求涅槃。张忌的长篇小说《出家》让我喜欢的是小说发现了日常生活的无聊，并对破解无聊以求自救进行了书写。什么是日常呢?其核心要义何在?根据本·海默尔的说法，日常生活的核心要义就是两个字——无聊。日子的重复又重复，所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工业时代流水式的机械忙碌，崇高价值的被消解，很容易催生百无聊赖，催发人的无意义感，加上生活中云遮雾绕的难以洞悉，无聊和虚无常常随之产生。

《出家》中，方泉为了谋生养家，给老婆孩子更好地生活，选择用最直接的方式辛苦地赚钱，做了很多份工作，起早贪黑，四点多起床送牛奶，送报纸，然后再去骑三轮车载客，晚上再去捡破烂。每天都在努力干活，不曾有丝毫偷懒，在做到了自以为极致的时候，方泉开始意识到了绝望，意识到了无聊，开始自问如此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我忽然对以后的生活有些绝望，因为我几乎已经看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极致。很少有人像我起得那么早，我也想多睡会儿，也想偷懒，可我总是牛一样地用鞭子抽着自己往前走。可这样辛苦，又怎么样呢？到头来，我还是将日子过得跟条狗一样？如

果我这样辛苦，只是换这样一个结果，我凭什么要赔着笑脸给别人买生煎包子，凭什么背着老婆去给人家干私活，我还要提防被罚款，坏人来敲竹杠，我这是在做什么，逗自己玩吗？”

小说发现的无聊，不同于后现代工业社会下的无聊与虚无，而是根植于日常生活，并且是充满世俗生存智慧和奋斗能量的日常生活，其中的无意义被小说家捕捉到了。有自省意识的人在意识到无聊的时候，很快就会进行寻求消灭无聊的对抗，努力压下它。平常的人或言没有自省意识的人则沉溺于无聊而不觉，以无聊为日常兴致勃勃地生活着。

如果说逃离去寺庙做空班，暂时解决了方泉的物质生活困境，那从做空班，混在一群假和尚中，到做乐众，负责敲木鱼，再到后来做当家，则让方泉意识到了破除无聊感的可能性。小说中有不少段落写到小说人物在寺庙佛事中的感受，如通透、平静等等。这种寺庙仪式所催生的佛的感觉显然诱惑着方泉，以至于他生出某种错觉，以为身在佛中。

但假的就是假的，假寺庙和假和尚这些东西并没有持久地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寺庙的日常生活很快又让方泉意识到了无聊，在救

赎与自救间纠结。如此一来，出家行为的宗教意义也就丧失了。

“说到底，这样一座小寺庙，跟宗教无关，跟赚钱也无关，它只是村里的老人打发闲暇的场所，是一个老年人活动中心。”山前寺是一个死地，无论是方泉本人，还是前任当家慧明师父，都是过客，都是道具。只有这些生长在这里的老太太才是这里的主人。于是他开始又疏慢起来，懈怠起来，无聊与虚无重新泛起，如蛇一般缠绕着方泉的身心，他便回了家。

虚无，出家；无聊，回家；再无聊，再出家，来来回回。放下，又拿起，又放下，犹豫的纠缠过程，是一个常人的真切心理。如此反复的过程，也让小说呈现出单而不薄的质地，有一种克制的美，刚刚好。克制是一种道德，是拒绝丰饶的诱惑。每一个转变的过程以及其中的人，都可以被多重粉饰，张忌没有这样做。无聊的被消除是永恒的话题。寺庙和假寺庙，真和尚和假和尚，是小说之表象。

出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两层意思，一是逃离，刚开始的出家，离开庸常日子，为了解决生计，做假和尚是世俗意义上的逃离和躲避。二是精神自救，很快就变成了寻求身体和灵魂安顿，成了破解无聊、克服虚无的形式，在佛堂上甚

至是仪式，出家根本上是寻找精神层面的回家。

张忌小说在发现无聊、克服无聊、寻求意义等方面确实可圈可点。小说的好也在这里，无聊和虚无的产生是有条件的，而无聊的永久性克服则是长久的战斗，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一劳永逸的。即便当方泉在形式上完成剃度，从假和尚变成真和尚，并且按照他的设想，在女护法的支持下，把小庙改建成大寺庙，从小当家摇身变成大主持，只要寺庙生活一旦日常化，无聊、虚无和无意义就随时会在方泉身上重新苏醒，就又会出现新一轮的纠缠。与其说是小说结尾的开放性设置，不如说日常生活的未来走向难以洞悉，这才是来日方长该有的深层意义。

方泉是一个有慧根的人，也就是一个聪明人，一个了然世俗规则和生存智慧的人，更是一个有自我追问属性的人，他有能力想方设法应对世俗的困厄，主动给超市老板送鳖，给山下老太太送点心笼络人心。一个聪明人，开启了意义追问功能，才有自省而后追问意义的能力。但无聊的破除即使在他真的实现了他的绘图时，是否就会如期而来，也未可知。出家就是出家，不是皈依。心没有抵达，身体更不可能单独到达。